

當女性，開始述說身體

「普悠瑪文學走讀：一步一故事」側記

撰文、攝影 | Cidal Talod 嚴毅昇

2026年5月16日至17日，「普悠瑪文學走讀：一步一故事」於臺東南王（Puyuma）部落展開。學員跟隨耆老、作家與文化工作者走讀部落，透過神話、歌謠、飲食與當代創作，認識 Puyuma 人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脈絡，也在土地與身體的相遇中，感受文學如何從生活與地方經驗中生長。



Puyuma 普悠瑪部落。

Day1 | 午後普式生活： 石頭、編織與歌謠

「很久很久以前，有對夫妻乘竹筏，從南方不知名的島嶼漂流到蘭嶼，蘭嶼的人將這對夫妻救起，但他們並未在蘭嶼久居，再次渡海抵達臺東，上岸移動，停留在都蘭山，因人口增加，族人決定再次踏

上旅程，在臺東平原開枝散葉，形成不同的聚落^{註①}。」而Puyuma的人世居在都蘭山下，每位族人的口述總會不一樣，彷彿口傳故事是活的。——身為後代的Lamulu Pakawyan如是說。

Puyuma有集合團結之意。古時Puyuma與鄰近的卑南史前文化人是敵對的關係，

註① 卑南族的創生起源神話有兩個系統——石生與竹生。根據系統的不同，氏族的數量也稍有差異，六個或七個氏族。Puyuma部落，或稱南王部落，是卑南族現存的十個部落中人口最多的部落。

起源神話與月形石柱也和這群人相關。午後，Lamulu也把來自各地的學員聚在一起，出臺東車站一路往右方徒步，穿過畫有卑南族歲時祭儀壁畫的隧道，在月形石柱旁的大榕樹下，說起Puyuma部落的起源。

在這卑南遺址考古現場，考古學家推測埋藏有兩千具千年石棺還未全部出土——環太平洋最大的墓葬群。不禁感嘆，現代都市的開發阻止了文明被看見的國家殘酷。

殘酷背面是普式生活空間裡的悠閒。「石頭會說話」課程講師小強哥，帶著學員認識石頭怎麼說話，打磨石刀的過程產生了石屑與溫度，在這變慢的過程中，感受石頭粗緻脆礫的各種質感，遙想史前人類對生存的渴求。

晚間有吃的文學，在「療草編織生命」課程中，療草是編織出Puyuma生命搏動的知識。最傳統的療草本來只有四種，後來與



卑南遺址考古現場。

註② mumu，對應一般人，卑南族人的阿公阿嬤此輩分長者的稱呼。

漢人交流食草知識而增加，還是有著千年傳統的Puyuma月子餐。

晚餐後，「說話與歌唱不分家」課程講師，是Puyuma的兩位mumu^{註②}陳光榮與林清美，在傳承族語與古調的過程中發現族語的聲音文化進入文字的世界後遭遇到困境。為了明確定義出單一詮釋，進入漢文系統後，反而因生硬轉譯而錯誤百出，且許多儀式情境實在難以落定文字。

林清美繼承了女性單傳的「女性出生禮」，慶祝女孩出生在現世。Puyuma經歷過多次殖民政府的侵襲，使得陳光榮必須學習各時代的文字，記錄與重整耆老的談話，讓年輕人也能理解到古調傳唱時的情境與記譜的方式，唱歌說話因此不分家。林清美mumu最後也以離別歌邀請我們成為Puyuma的年輕人。

Day2 | 部落沒有副標： 傾聽、言說、書寫與發聲

早晨，陳致宇講師帶學員在部落中走讀，Puyuma1896年時被日本人以處理瘟疫與整頓原漢邊界為由，從卑南橋下搬遷到現居地，街巷中偶爾能看見辨識家族的族語路牌。

途中，經過部落東方結界的石碑，再走往南王國小，遠目看著校內的Trakuban少年會所；在Puyuma的傳統中，男性是部落公共人力，會在六、七歲時住進Trakuban，集體訓練體能、膽量以及責任感，是

Puyuma少年的第二個家。但在國家體制的影響下，轉型為夏令營的形式。

南王國小在日治時期是番童教育所，因部落需求又轉型為花環實驗小學，從小教育孩童Puyuma人的文化，牆上的「一年工事」掛布以荊桐與欒樹盛放的時間環繞，就像是部落的時鐘。

致宇說，臺東車站沒有後站不只是因為有卑南遺址的存在，也經歷了族人的抗爭；土地上的變動再怎麼變化，對Puyuma人來說，只要能聚在一起，部落就還是部落。

回到教室後，在「是誰在說話？」課程中，Pinaski^{註③}族人董恕明老師說，漢字剛進入原住民族的世界時，許多族人因簽名這件事而致命，契約詐騙猖獗，族人因此流離失所。

當族人開始寫作，拿起自己的筆，同口傳文學與古調，以活的方式在記憶著文化，比起許多的學問來自高等教育殿堂，其實部落耆老的學識更是一紙文憑無法定義的深廣。有時候，學術比「做」來得不重要，因為能讓記憶存活的方法就是不斷「做」；當族人以歌傳史，憶起陸森寶《美麗的稻穗》。

又如遷徙史與報導文學，創作者關心腳下土地與自己的連結，或以繪本告訴大家如何與孩子說自族的歷史。或以小說、散文創作展現自己的生活足跡；甚至是決定要如何成為自己、決定自己的文化。又或者



「卑南族女性書寫」課程，從右至左為陳玟君、黃淑蕻與陳昱君。主持人為傅鳳琴。

是有著與自身關乎的議題。又或者要問，每個人真正想關心的是什麼？

說完「我是誰」對別人真有意義嗎？身分並不會決定我該寫什麼，在白紙黑字的文學世界裡，當你沒有寫就沒得說。

午後的「卑南族女性書寫」課程由陳玟君、黃淑蕻與陳昱君三位老師進行分享。陳玟君開始留學美國時，製作以「除喪儀式」為發想的數位模型。以六張椅子、高中時留學加拿大寫的英文回憶錄、陶珠與檳榔等等組成對已過世的祖母和阿姨的感懷。從「療癒」去思維文化展現是她一直以來的關懷核心。

來自臺北的漢人媳婦黃淑蕻，因為一次抗議現場的記者會，結識身為Puyuma人的丈夫，並從花蓮移居到臺東，在部落裡浸染文化八年。她與部落裡的mumu們學習做菜、定出標準工序，與青年合作出版食譜，融入了部落婦女的社群。

註③ Pinaski，卑南族的下賓朗部落，部落主權正面臨綠野仙蹤渡假村事件的侵害。

習慣說台語的陳昱君特別打扮了一身束裝要紀念阿嬤與母親，粉色外套、卑南布裙與花環，她說年輕時在外居住與漂泊，六十九歲才回鄉，除了連年寫作在原住民族文學獎斬獲，也在普式生活空間展現綠手指。因為不會使用電腦，而發展出自己獨特的聊Line「口傳」的創作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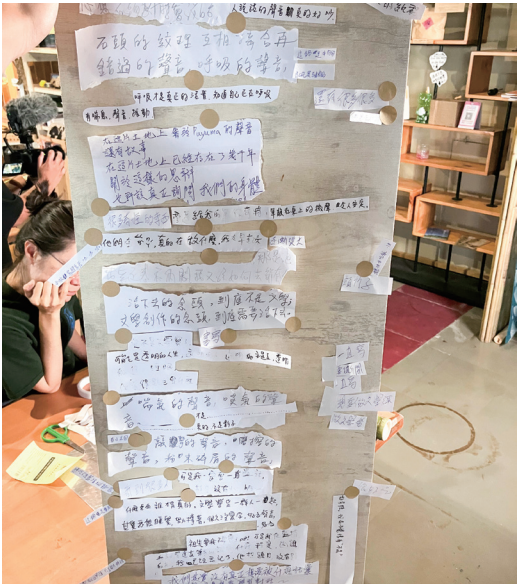
三位女性以不同的人生軌跡與移動經驗，讓我們看見創作如何在遷徙與轉換之中持續發生。

「土地上下眾聲喧嘩：小米文化體驗」課程中，部落義女卓奕婷長年投入自然素材的創作，以插畫記憶滿掛趕鳥器的田野情景，喚起了mumu對於凌晨五點就要比鳥更早起床準備驅趕的苦澀；畫下曾經滿佈部落的荊桐花景象，能想像部落婦女在紅花叢中奔跑穿梭Puyuma部落的美麗，可惜這片風景因蟲害只能隱留在插畫與記憶中。

有幅畫描述了「小米田是Puyuma女性的身體」，除了在Puyuma文化中是由女性主掌小米田；那幅畫也畫出了生育的疼痛。Lamulu以女性觀點分享，Puyuma起源神話



營隊尾聲，學員們進行自由書寫。



學員們的拼貼接龍創作成果。

有各種說法，也能從各個故事中聽到女性遭受暴力對待的共通性；每次重複口述都在不斷加入當下時空的意識，像是跨越世代長河的集體創作，不斷融入族人的生活經驗，成為新的故事。

營隊來到尾聲，「一個人說話，一群人發聲」的課程學員開始集體創作，以自由書寫起頭，再撕開紙張、將文字拼貼接龍成新的敘事，產出龐大的意識所集結成的新口述藍本，故事的聲音充滿時間，彷彿沒有結尾。

Cidal Talod 嚴毅昇

曾獲原住民族文學獎新詩首獎。著有詩集《在我身體裡的那座山》及合著《劃出回家的路——為傳統領域夜宿凱道 day700+ 影·詩》、《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詩歌》、《暗房與光：臺灣白色恐怖詩選》、《為什麼相信文學有力量？：筆桿接力·創作發聲 45 選》、《連字的人——創作者的靈光伏案史》等。現為台灣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理事、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人本教育基金會編輯部執行編輯。